



舜水先生文集

批評 釋奠儀法  
陽九述畧

十三

特別  
A20  
2682  
14





門 20  
號 2682  
卷 14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批評二

批陸宣公奏議十一條

詔 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并招諭淮西

因先有處分李懷光樣子在此處便不費手而人心自然悅服此無他誠與不誠信與不



信也。

平淮西後。宴賞諸軍將士。放歸本道。詔  
平敵之後。宴賞將士。須於軍氣發揚之中。行  
其酬錫之典。憫其久從征役。亟於罷兵。失於  
撫綏。意只令運人在內。不宜另作敘述。日致  
頭重氣緩。

甄獎陷賊守節官。詔曰。五品已上及常參  
官。已授替者。委中書門下與處分。六品已  
下。各減三選云云。

同是忠節。關係有大小之殊。事蹟有難易之  
別。甄拔人材。正在此際。何得復論官品。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前奏既已留中。此疏遂使布露。宣公為國為  
君。惓切如此。宜德宗之不悅於卒也。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論當今切務。在下。決嫌疑。日弘聽納。前段欲惡  
兩項。雖於時甚為急切。然識其必不能行。不  
過借呂起下耳。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德宗矜其明察。自謂迥絕人倫。及至好佞。悅諛。則又昏愚無比。讀此。真堪絕倒。

論進瓜果人擬官狀曰。必欲使之歡欣。不知厚賞錢帛云云。

觀必欲二字。可見酬以金帛。亦未必盡為合宜。苟堅至淮北。其民進彘肩米飯。而不受賞。有且夫。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一句一淚。一字一血。分明是德宗一幅畫像。又添頰上三毛矣。語語懇摯。步步警拔。讀如此畫。而不瘳其風疾。真所謂下愚不移也。又曰。一篇大文字。收處欠緊峭。欠精神。麟鳳龜龍。孔子樂毅等引喻。亦迂遠亦不切。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書生料敵。乃爾。只是洞悉人情。如觀指上之螺。纖毫不爽。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等議

狀。

大軍之帥。初復神京。百事未遑。首訪嬪御。亦獨何心。悖亂狂惑。况望其既安。既逸。能日奉天興元為戒哉。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沿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經濟機宜。國家利弊。明於觀火。捷於應酬。而又能原始要終。先事慮患。真有用之才。有用之文。絕不覺簿籍文移之氣。委曲轉折。足見

宣公苦心。然宰相之權輕。而君臣之道薄。亦甚可傷矣。又曰。措置乖當一段。與本題及上下文絕不相蒙。且後亦不曾繳到。此處纔用。臣故曰。蓄斂乖宜。一語繳措置乖當。似欠緊切。又曰。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日下何等苦楚。因想得位行道。魚水君臣。言聽諫行。膏澤速下。何等快樂。而沒心胸人。反曰。聲色貨利。子女兒孫。舍學違心。敗名喪簡。自取罪戾。亦獨何哉。

批古文奇賞四十九條

戰國策。虞卿論講秦不可。曰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

穆宗朝高文襄王崇嘏之和俺答即用此道

魯仲連不帝秦

此篇叙事多而議論少。即議論亦只於叙事中間冷挑熱喝耳。妙妙。

信陵君上魏主書

極靈動。極精詳。極愷切。是一篇經國籌邊絕大文字。世人動目其戰國也。而少之。亦循聲吠影之過矣。惟後段稍近功利。不脫縱橫之習。然為天下國家計。安危利害。無傷也。無忌目縮高之故。嘗欲舉十萬之師。目臨中安陵。至於國家之事。則勤勤若是。今人臨事。遘會不顧國是之大。而徒目快其私仇。此真無忌之罪人矣。

張儀連橫說韓

張儀詭譎反覆最無情實而灑灑言之亦自可聽。故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越絕書。吳子胥南奔吳。

子胥智勇其父知之。吳王知之。可見當時之賢王與公卿大夫留心人才如此。

子貢行之齊。見陳成恒曰。夫魯難伐之邦而伐之過矣。

其言似恢諧。其中却有至理。但五尺之童羞稱桓文。不應出於孔子之門。其後孔子又朝

服而請討之。何也。

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

一劍耳。產之有其時。成之有其道。尚且寶護愛惜。不肯輕易。今有賢人君子。鍾天地之間氣而生。得父兄師友之教訓。涵育而成。幸而國家得之。當如何珍重者。而乃棄擲若瓦礫。亦相劍之不如。是欲不亡也得乎。

史記趙括母上書



合而言之。是一篇將見。不獨趙括當知而已。趙奢真大將才。不僅僅呂策畧勝。父母之所言者。不相侔也。皆名將之道。皆足呂中括之膏肓。而括獨不聞。其一敗塗地也。宜矣。

陸賈新語曰。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禮義獨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云云。

作春秋者。特舉既墜之綱紀。而修明之耳。豈

是漢前竟無紀綱。而孔子方為立之。

漢文帝封三王詔

河間王辟疆。城陽王章。濟北王興居。

朱虛壻於呂。而終身不黨呂氏。耕田之歌。至今英風凜凜。若先登誅產。自令功居第一。興居止清官耳。猶不自安。况章哉。朱虛之功大矣。今乃叙趙幽王子。而及之。帝之抑之也。至矣。朱虛且失職死。而興居且反。誅傷哉。

宣帝日食詔

前年神光見。甘露降。祥爵鳳凰集。次年即有日食之變。何言之不類也。弗思耳。

宣帝報丙吉辭封書

丙吉於皇曾孫之保護。何如周到。掖庭官人。既已引之矣。而報書猶落落如此乎。

宣帝勅讓趙充國書曰。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云云。

大凡用兵。多言天象。而充國老將知兵。獨不言天文。

成帝賜王音書曰。外家何其樂禍。敗而欲自黜。削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云云。

辭意激厲。然外家早已窺其深矣。漢家自有制度。何得揣曰慈母為言。高祖太宗。顧不重耶。

習鑿齒與桓秘書

雖書辭詔令。實命意深遠。當看其轉動感悼之處。此時桓元子有多鼎之漸。亦是作晉陽

秋之極思。徒讀十年，信書不如一誦。習主簿信哉。

周朗報羊希書

修辭鍊句。絕不肯輕意落筆。是日格調亦不高雅。譬如傅粉擦脂。錦裙繡襖。其天然風致。猶有在者乎。

郭璞客傲

景純於富貴死生。無不預知。且桑梓龍荒。丘山長順。或遠或近。無不周知。亦曰才高位卑。

為著客傲所不解也。

王羲之遺殷浩書

深源淺中弱植。毫不解事。而橫獵虛名。觀其答桓溫之言。知其倔强自高。讀右軍書。知其護前自用。不敗也得乎。

王羲之蘭亭記

信可樂也。四字極深遠。極有力。一句豁開。目下極力發揮胸中事。絕不拈著題目。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十二字。了却蘭亭景。

致羣賢畢至。少長咸集。一觴一詠。暢叙幽情。十六字。了却修禊一事。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了却三月三日。要知妙處原不在多。引目為流觴曲水。雖無絲竹管絃。亦足目掃金谷園之興。妙妙。

陶淵明孟嘉傳

目外孫而為外祖。作傳。固自有難著手處。結末懼或乖謬。四句。極有體裁。先生於外祖。固難極口讚揚。只稱讚揚之人。而其美自見。此

是避實擊虛法。

陶淵明桃花源記

此時晉室岌岌乎欲為宋矣。先生逃之於酒而不得。思得如此境界。率妻子往避之。付理亂於不聞耳。後人乃疑為高隱。疑為神仙。何異刻舟求劍也。

陸機辨亡論

此等大議。二陸不宜輕易下筆。若直書其事。則非為尊者諱之義。若隱詞曲筆。則非鑿殷

然後之旨。故不易也。前段揄揚仲謀之所。曰興雖多。溢美似亦無害。至其後篡逆權機。殘酷基禍。一槩率畧。則辨亡之謂何。權苟下移。則有專之者矣。殘民。曰逞。則有叛之者矣。所謂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人才關係國家。顧不重歟。

張華女史箴

賈后謀殺太子。連結邪黨。曰固。此座將有。曰雉易。劉之漸。而華身親附之。乃區區於威儀

小節。曰道箴規。是猶舉杯水。曰沃。燎原之火。庸有及乎。不經大猷。而爭通言。其華之謂矣。徒識豐城劍氣。而不知國喪身亡。亦明闇之顛倒者矣。然其文自流利可喜。

庾亮讓中書監表

此與羊叔子表一般。懇到。但羊表末幅。辭官而荐賢。辭榮而憂國。誠得大臣之體。此表只說得一止足保身。未免濶狹懸絕耳。然戚畹秉鈞之弊。亦極說得痛快淋漓。

昭明太子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春秋冬夏俱足。日讀書。今人避暑畏寒。託而為寶。大要只是不好學耳。予嘗思賢父兄在上。不日世務。櫻心。又得名師益友。朝夕談議。誦讀之暇。時或酒食燕樂。日活其機。行遊談笑。日廣其趨。則晤言所疑。觸境所會。無非古人之真性靈。真墳典。如此讀書。便如魚之忘水。吁可得哉。

任昉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曰。每時入芻藁。歲課田租。愀然疚懷。如憐赤子。云云。國家欲收實才之用。策文只合如此。何必幽奇佶屈。使人暗中摸索耶。

徐勉戒子書

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蓄積。常曰。人遺子孫。日財。我遺之。清白。嘗為書戒其子云。

大槩亦侶清高。然微嫌近名。胡威有云。臣清

惟恐人不知。但之矣。未若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何等自然。何等博大。

魏徵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

鄭公於此固難下筆。前極揄揚其盛。而忽歸天命處。尚嫌率爾。玄邃如此才畧。而一著蹉。便身滅名辱。足使後之君子觀而鑒諸。王勃爲人與蜀城父老書曰。鑒物於肇。不於成。賞士於窮。不於達。云云。

此道亦甚難矣。自矜則不能。自賤則不可。古人較之擒虎。豈容易哉。是日袁安則卧雪。日自矜。王章擁牛衣而灑泣。二人之優劣方見矣。况衣珠而持鉢乎。

張說故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

一起極莊重弘雅。中間只平平鋪叙。結束處詞雖雋麗。亦不發明光贊堯舜成功之意。何哉。雖胸中有物。未免貽文字之病。又曰。古人文多有不避者。今人避諱甚謹。只是文章不

佳耳。今按文中有崇其秩逸其志之語崇即姚名也

張九齡處分朝集使敕

王者之道本無新奇。只是家常茶飯耳。致使  
千年不一見者何哉。

李華中書政事堂記

政事堂本不在中書。題用中書政事堂。便有  
意。文章正大。讀之凜冽。登斯堂者。能不毛豎  
骨聳。然只說得不好一邊。恐政事之堂。不止  
於威刑殺伐耳。通篇惟廬陵之位一句。不在

不好一邊。

李華國之興亡解

言言金石。字字水鑑。凡為國家者。宜置一通  
於寢興出入之所。時時讀之。佩之。如曰尚學  
希古。謂之誕趣。便中時謂之工。猶明季所謂  
圓所謂靈所謂通也。

舒元興上論貢士書

明目掀髯。絕無顧瞻嚅囁之氣。亦無激聒抵  
觸之情。說得痛快淋漓。古今固不少尤爽奇



男子令觀御史臺中書院記。此公天才俊邁。不可強也。

顏真卿張長史十二筆意述

極盡隨聲附和口氣。或有得者四字下得妙。可見不得者多。亦皆曰神妙耳。

王縉玄宗明皇帝哀冊文曰。淚為雨于宸極。哭成雷于郊郭云云。

雷雨二語。本顧長康哭柏溫戲言。入此自然莊雅。可見文章在乎筆性。譬如潢汗行潦。入

澗自清。

吳武陵上韓舍人行軍書

本來是上丞相書。因丞相輕其言。故託之舍人耳。不可混過。然曰裴晉公之賢。一旦當權要。至使素交不敢獻納。而託其意於他人。則集思廣益誠難哉。早之無甚高論。只是周至切當。然亦參曰權謀術數。却便露其本色。

楊植許由廟碣

題不甚大。却做得一篇絕大文章。可與二典

三謨并傳。真所謂造化在手。運用生心。至於湯武合德。一段更奇。方見許由先生不與槁木死灰一般。末後神功文武。則鷄犬皆仙矣。神妙神妙。

李觀弔韓弁沒胡中文

此盟識者已逆知其詐。李晟不必言。柳渾書生亦知之。惟當事者悻悻昧昧耳。意氣西道四字入神。中段輕點甚緊。命歟句復結時也。命也。全是答其失策處。唐世連坐之法甚寬。

乃亦懲於子長之患乎。

段文昌平淮西碑曰。益曰汝海之地。總朔方義成陝虢劔南西川鳳翔延州寧慶凡七軍。由襄陽而進。又命內掌樞密之臣梁守謙。肅將天威。盡護諸將云云。

此是八軍。曰代宗廣德二年。合劔南東西川為一道。故曰七軍。晉公呂中人貪功生事。白去監軍梁守謙。盡護諸將。與史矛盾。文亦只平平鋪叙。然於當時事無所軒輊。紀功揚扝。

僅合如此。

李德裕臣子論

前半立論不刊。然單曰平淡和雅為君子。其中全用抑辭。至於小疵大節。且下贊皇全為自己作論耳。

李德裕英傑論

關張侍立終日。豈在駕馭英傑上論文人。多有扭捏牽扯之病。衛青少長於君。其慢易之者。常情也。遂與不冠不見同稱。謂為駕馭英

傑之術過哉。

陳越右太甲論

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即使與古人對面。自為商確。阿衡亦應自悔。況其間可危處。尚有未盡者。伊尹何呂。知太甲必能處仁遷義而放之耶。抑嘗試之耶。賢者之失。失則拘。奸雄之失。失則險。

杜牧上宣州高大夫書

取士者。但當問其賢不賢。公不公耳。若只寒

士盡賢而門地必不肖。他途盡賢而科第必不肖。終是懲噎廢食。未為通論。

歐陽永叔送田畫秀才序

歐公此時。已明知宋人靡弱之弊。將有西北之患。故借送田畫發之。

王安石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出之於口。則可聽。措之於事。則全非。此安石所目禍宋。而宋之所目終受其禍。而不悟者。不謂其人可誅。而其言遂不可廢。

曾鞏墨池記

文止貳百七十四字。而句句靈。句句轉。便有層巒疊嶂。烟波浩淼之致。篇中無一閑字。意致自足。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日下。忙忙碌碌。便補出右軍品行。可見古人作文精細處。

宗澤建炎元年奏

一味老實。自然懇懇切切。可泣可傳。可見至性之文。原不端在風華典故。

陸游李莊簡公家書跋

趙鼎貴戚之卿。此時社稷阽危。而賊檜方且和議誤國。張魏公勢亦岌岌。又不相協。其過嶺悲憂者宜也。李莊簡青鞵布襪。慷慨而已矣。何得且此非彼。明卿陳太史。乃亦援表銘。且辨其誣。知之亦淺淺矣。

雜評

令尹子南

子南之惡未甚。其子當諫之於初。上既能得

君。則當調停於君父之際。何乃竢其父惡已稔。其君三歎而泣。而後爭於父耶。不已晚乎。爭於父。必賊於君。何可易言也。竊威福攬事權。馴致滅族之禍矣。諫之而能出奔乎。然此時但且漏洩君命於私人。亦非必誅之罪。何遂至於不可回乎。

雍姬

祭仲且封人賤職。躡躡卿貳。立忽立突。專擅國威。其罪已不容誅矣。雍糾之妻。謀及於母。

而曰父與夫孰親。答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遂曰其事。告之。而殺其夫。雍姬之罪。豈得曰聖賢之道。律之。且此但曰不燕於其宮。而燕於他室。致疑。亦不可曰已乎。總來二人者。不圖之於早。臨事而為之。無一善者也。邵二泉之論。亦未能盡其道也。

王珪魏徵

朱子借絲粟之說。曰為季曲出脫。此道學先生之病。若子糾母貴。當立。則諸兒之不當立。

明矣。何曰立公子諸兒。而議不及子糾。蓋僖公諸子。均非嫡夫人之子。且鮑叔不肯傳小白。閉門辭疾。管仲明言。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非謂小白不當立也。王魏之事。太宗事無可議。但唐之有天下。始終皆太宗之功。建成義不當立。若王魏果有大臣之風。則初立太子之時。便當告之。曰世治先嫡長。世亂先有功。秦王英武功多。必不能處殿下之下。而安守臣節。建成亦宜少知利害。建成

能聽則事之。不能聽則去之。何至結納死士。賂諂官婢。與元吉日夕圖謀。必欲構殺秦王。日致六月四日蹀血禁門之事。尚謂之有人心哉。何得曰臣各事其主。盡忠所事為解也。富鄭公曰明德作相。出守西京。語康節邵先生曰。幸高居去。留府不遠。可且時過從。對曰。雍冬夏不出。春秋間至親舊。招之或不來。不召或自至。

鄭公碩德重望。齊軌韓范。其奉使契丹也。力

爭獻納二字。聲震天下。天下想聞風采。欲一見不可得。而先生乃應之如此。鄭公不且為迂。二公可謂偉人矣。

批阿房宮賦註

長橋偃於水上。狀若龍然。果是龍。當有雲且從之。今未雲。何且有龍。複道施於空際。恰像虹霓一般。果是虹。當雨霽而後現。今非雨霽。何且有虹。二者皆形容之語。故作疑似之辭。且取景。批與註。盡皆說夢。橋低偃於水面。故

曰卧。複道高出於樓閣之上。故曰行空。

王子言六王之子。女。皇孫。言周王赧。王東周君西。周君之女若孫。下文。明有辭。樓下。殿。輦。來於秦。為秦官人。豈得言秦之公族。秦之公族。何須說輦來於秦。及為秦等語。

朝歌夜絃。互文耳。非朝則歌。而不絃。夜則絃而不歌。如詩。獻羔祭韭。言祭獻而啓冰。則曰羔與韭也。非獻則曰羔。祭則曰韭。又如宋玉高唐神女賦。朝為行雲。暮為行雨。非朝則雲。

而不雨。暮則雨。而無雲也。雲雨亦是借字。

韓趙收藏。三句。起下。鼎。鑑。玉。石。金。塊。珠。礫也。

取掠其人。二句。反映下。六國各愛其人。則足

曰拒秦也。一旦有不能二句。伏下。滅六國者。

六國也。非秦也。與宮女各為一段。並無干涉。

何故言六國之美人。美人轉眄色衰。豈有積

之幾世之理。况云秦孝公。曰來者。更不通。

取掠其人。倚疊如山。言取於其民。掠於其民。

朝廟府藏之所積。殆如山。然掠字從今之諸



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禦字來。亦從爭。民施奪奪字來。

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者。有土地而不能辟。有田野而不能治。汙萊荒蕪。日致室如懸磬。有賢才而不能舉。反資敵人之用。有百姓而不能撫循。乃反陷溺之。任其散而之於四方。一旦有取亂侮亡之師。日守則不能固。日戰則不能克。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米粟非不多。兵革非不堅利。委而去之。敗亡奔北。社稷淪

喪。宗廟為墟。舉凡平日倚疊之物。盡皆簿錄。相載而輸於秦矣。輸者運也。轉也。非納也。正指下昂五金珠。府庫中種種諸物。說如何作。不能有解。晦菴先生西山先生。泥定其人二字。謂是六國之美人。殊不知唐太宗諱世民。當時世字則或諱。或不諱。而民字則十諱其九。此人字即代民字者。言取掠於其民者。非取掠美人也。二公大儒也。真儒也。此文之膾炙人口。行及千年。猶尚有此誤。况其下焉者。

哉。

看文貴得其本義。不當屑屑求之字句之間。如簷牙高啄。乃作者尖新鬪巧之詞。曰對廊腰纒迴耳。本無至理。而解者務為穿鑿。反致背戾。即如註說。簷牙尖彎若牙。高聳如鳥之啄。文是啄。卓注乃是喙。晦夫鳥俛而啄焉。得高聳而謂之啄者。尖彎高聳者在四隅之角。卷而上向。或角之端有獸。若猿猱然。其獸好險。龍子九種之一。今一時忘其名。鳴吻之類。

也。皆不可言喙。簷牙未詳。若曰簷阿之內。樅樅然者。其狀若牙然。其下有果。愚曰承之。或是瓦之下垂者。比如齒。故謂之牙。至於詩如翬斯飛。註云。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則得之矣。

為門人批教化陵夷風俗頹敗論

教化陵夷。未必便是不仁。只是悠悠泄泄。不曰風俗為急。作興為先。務日漸闡茸。遂致於陵夷耳。陵夷者。山陵丘阜。日漸坍塌下來。遂

與平地一般。故曰陵夷。此題立格有三。其一兩扇格。教化陵夷作一半。風俗頹敗作一半。中間上下關會。輕重得宜者是也。其一倒插格。先將風俗頹敗講透了。然後歸答到教化上。祇緣教化陵夷。所<sub>レ</sub>以<sub>レ</sub>致於風俗頹敗者是也。其一順做格。攬住教化二字。痛加洗發。言君相之所<sub>レ</sub>以<sub>レ</sub>孜孜汲汲。慎於教化者。何故。只因教化不可陵夷。教化一至陵夷。風俗立致頹敗矣。可不懼哉。未有不立格。不立意。而可

謂之文者。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終

舜水先生文集卷二十六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改定釋奠儀注

之瑜不知本邦各官職司異邦之人又引嫌不敢每事問而外列郡則僚屬非君臣於例不合今不得已但呂天朝為則而藩封則推類而行。

一獻官三負



親奠則上公爲初獻。典禮之官爲亞獻。在天朝則宗伯爲亞獻。侯邦亦應有之。如魯有三官宗伯及大司寇。宋有司徒大司馬司寇。晉楚皆有司馬。鄭有冢宰司空。則典禮之官重職也。必自有之。特見於經傳者少耳。若夫宗祝之宗則位卑。非也。太常寺亦禮官。呂其專司祠祀。親奠則無暇爲亞獻。稍次重臣爲終獻。則天朝則光祿寺卿爲終獻。或命世子。

祠於學宮。則世子爲初獻。亞獻終獻同前。若上公入覲在都。則呂卿攝祭。或冢卿。或亞卿。或下卿。隨便差撥。亞終獻官次之。若尋常釋奠釋菜。則學官三人主之。釋奠官員及執事人役習儀在位。及應用人員。一槩標置其上。獻官三員。分獻東西哲官二員。又次於終獻。

陪祭五六員。或介第。或有大小職事人員。禮貌莊重誠信者即可。不拘品位。不論人數。但擇其相宜者。

祝二人

兼書祝。先一日。填獻官。職名。捧祝。詣瘞坎。

司籩一人。陳設一人。

司豆一人。陳設一人。

司俎啓俎蓋登銅。及陳設五人。權用三人。

司簠簋一人。陳設一人。

司爵四人。兼奠爵。

先聖。兼東哲。西哲一人。

司尊。舉冪三人。

四配。兼東哲。

壘洗。司勺。司巾。篚三人。

盥盆一人。親奠則司爵至此四項。須親

信之人為之。不論高卑。下司帛同。

饌盤。

徹饌。捧饌。詣瘞坎。

七人。

司帛。捧帛。奠帛。七人。

司香燭一人。

典儀一員。須重臣端亮者為之。

專理祀事一員。須謹厚者為之。  
省牲。

陳設拜位祝案堂上一人。殿中一人。

執事拜收撤闔戶。洗滌器皿十人。權用

二人。

通贊二人。

贊者贊引六人。知禮謹慎者為之。親奠

則引贊二人。須親信之人。

鼓吏一人。

監禮一員。精明有風力者為之。專糾懈  
怠及不恭肅者。與典儀相為表裏。

監饌二員。擇誠慤謹慎者為之。權用一

員。且上均須齋集。

提調瘞坎二人。權用一人。

燈籠四人。且下四項暫省。

庭燎四人。

牽牲屠牲。

滌牲。

陳設滌濯掃除。權用二人。掃地。或為壇。

儀注

一士三人。擇謹慎周摯者為之。一人至東塾前專理祀事。  
 稟上命命之。攝祭則專理自命之。一人自  
 東角門進。歷東丹墀。視盥洗諸物。升自東  
 側階。視尊爵勺鬯。視籩豆。至堂中。視各項  
 陳設。過西榮。視簋簠登銅俎饌盤之類。降  
 自西側階。歷西丹墀。西角門。至東塾門外。  
 跪。稟濯具。言潔而且備。此即告濯具也。

一人出東角門外。遍視牛羊豕。訖。回至東塾  
 門外。稟牲牲。搏碩肥腩。此即反及告充也。  
 一人過西。入潔牲之所。遍視屠牲之具。及鼎  
 幕諸物。訖。至東塾門外。跪。稟鼎幕諸物。並皆  
 潔淨。此即啓鼎幕告潔也。  
 曰。上見詩。絲衣。文公曰。為人非也。天子  
 元士至。下士一人。千五十三人。豈有下一人兼  
 三事之理。即諸侯亦不然。  
 告畢。牽牲。二繇中門入。餘十二人。繇西角門



入。至潔牲所爛治士十二人。自潔牲所捧毛血。正廟四人。開中門入。隨閉。餘八人。繇東階陞薦正廟四盤。四配兩哲兩廡各一盤。薦訖。退至月臺朝上叩一首。各散立。起鼓初嚴。鼓初嚴嚴司香燭奉燃燭。先出由東角門。歷東丹墀。升自東側階。至月臺置燭於地上。行一拜禮。訖。至正位。曰。下請神位前。燃各香燭。訖。退廟中西哲右後立。專理祀事。曰。下諸執事者。曰。序由東角門出。序行。至東西丹墀階下。序立。東西相向立。訖。專理祀事。監禮典儀饌盤各升。遍燃庭燎香燭。專理祀事。監禮典儀。監饌各官。至捲蓬下行拜禮。

序立。典儀隨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執事者至月臺行一拜禮。訖。籩人司籩。豆人司豆。司尊者。實酒於尊。餘俱同。正壇陳設。先簋簋。次籩豆。登釧并兩俎。陳於西榮前。登釧俎俱自潔牲所。次陳登。次陳釧。又四人舉盤二。至兩榮階下。階上人。升肉於俎。每俎兩人。舉至正壇。陳設。次陳饌盤。鼓再嚴。通贊贊引。祝至捲蓬。下行拜禮。樂舞生各序立。於丹墀兩傍。鼓三嚴。贊引引各獻官。至戟門外立候。通贊唱樂。

舞生各就位。樂舞生各序進立於殿庭奏樂之所。司節者分引舞生至丹墀東西兩階各序於舞佾之位。司節在東則退至東四班舞生之首。在西則退至西四班舞生之首。相向外立。通贊唱開門。管門者開戟門中門。訖外施行馬。先時行馬在西側。通贊唱陪祭官各就位。衆官繇東角門入就位。訖。日後俱同。通贊唱分獻官各就位。各贊引引各分獻官至拜位。各贊引退立東西訖。通贊唱亞獻終

獻官各就位。各贊引引亞獻終獻官至拜位。各贊引退立東西訖。通贊唱獻官就位。贊引引獻官至拜位。贊引退立於獻官東西兩傍。相向立。訖。通贊唱瘞毛血。執事者捧毛血正廟由中門出。四配東西哲。由左門出。東廡隨之。過西。西廡隨之。瘞於坎。西丹墀將餘存毛血同瘞。遂啓俎。蓋簋籩豆登。劍等。蓋。通贊唱參神。舞生執羽籥。麾生舉麾。唱樂奏咸和之曲。擊祝作樂。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

平身。獻官曰下俱拜訖。麾生偃麾。樂盡。擗敵。通贊唱行初獻禮。贊引引獻官升階。取一爵於坫。授執爵者。捧虛爵。四配四爵隨之。贊引唱詣盥洗所。引獻官降階。至盥洗所。東面立。司盥者捧盆。贊引唱擗笏。獻官擗笏。盥畢。進。叩贊引引獻官至洗爵所。北面立。洗爵。并洗四配爵。拭訖。贊引唱出笏。獻官出笏。贊引唱詣酒罇所。引獻官至酒罇所。贊引唱司罇者舉罇酌酒。執爵者曰爵受酒。司帛者捧帛。同

捧爵者俱由中門入。至神案之側。朝上立。贊引引獻官由左門入。唱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麾生舉麾。唱樂奏寧和之曲。擊祝作樂。贊引引獻官至神位前。唱跪。獻官跪。唱擗笏。獻官擗笏。捧帛者轉身西向。跪進帛於獻官右。獻官接帛。贊引唱奠帛。獻官獻帛。曰帛授。接帛者奠於神位前案上。執爵者轉身西向。跪進爵於獻官右。獻官接爵。此時司帛者即將帛籠蓋訖。移至第三行。籩下。朝西奠訖。贊

引唱奠爵。獻官獻爵。且爵授接爵者奠於神位前。贊引唱出笏。獻官出笏。贊引唱俯伏。興平身。詣酒罇所。贊引引獻官。由左門出。至四配酒尊所。贊引唱司罇者舉罇酌酒。先時捧四配已洗之爵者。且爵受酒。同捧帛者四人。俱在獻官前行。贊引引帛爵獻官。俱由左門入。帛爵至神位前。朝上立。贊引唱詣復聖顏子神位前。引獻官至神位前。唱跪。搢笏。獻官搢笏。捧帛者跪於獻官右。進帛於獻官。獻官

接帛。贊引唱奠帛。獻官獻帛。且帛授接帛者奠於神位前。案上執爵者跪於獻官右。進爵於獻官。獻官接爵。此時司帛者移帛如平壇。俱移於籩西南朝北。奠訖。贊引唱奠爵。獻官獻爵。且爵授接爵者奠於神位前。贊引唱出笏。獻官出笏。贊引唱俯伏。興平身。贊引唱詣宗聖曾子神位前。儀同復聖。但捧帛執爵者跪於獻官左。進帛爵訖。移帛者移於籩東北。朝南奠訖。贊引唱詣述聖子思子神位前。儀

同復聖。贊引唱詣亞聖孟子神位前。儀同宗聖。贊引唱詣讀祝位。讀祝位即在香案前。贊引引獻官至香案前。麾生偃麾。樂暫止。讀祝者跪取祝文。退立於獻官之左。贊引唱跪。獻官竝讀祝者皆跪。通贊隨唱。衆官皆跪。陪祭官俱跪。訖。贊引唱讀祝。讀祝者讀畢。仍將祝文跪置於祝案上。退堂西朝上。贊引與通贊同唱俯伏。與平身。麾生舉麾不唱。樂生接奏。先未終之樂。贊引同唱復位。贊引引獻官至

原拜位。訖。通贊隨唱行分獻禮。各贊引詣各分獻官前。同唱詣盥洗所。各贊引引兩哲兩廡分獻官升階。贊引引東廡獻官循捲篷外。過東。至東廡。西廡獻官循捲篷外。至西廡。盥洗獻奠。並同正壇。兩哲分獻官取爵於坵。東哲八爵。西哲八爵。四人捧爵前行。降階。至盥洗所。司盥者酌水。贊引同唱搯笏。各分獻官搯笏。盥畢。進巾。贊引引分獻官至洗爵所。北面立。洗爵。進巾。拭訖。贊引同唱出笏。各分獻

官出。笏。兩廡各有盥盆。爵洗酒尊。帛儀同。兩  
哲。但唱贊時。升階。即入。兩廡。與此稍異。贊引  
同唱詣酒罇所。引各分獻官。詣酒罇所。同唱  
司罇者舉罇酌酒。各執爵者。卽庫爵受酒。與  
捧帛者俱在分獻官前行。各至堂東西神案  
之側。朝神位立。贊引唱詣東哲西哲神位前。  
各贊引引各分獻官。詣東哲西哲。俱卽左門  
進。各至香案前。同唱跪。同唱搢笏。各分獻官  
搢笏。東哲東廡捧帛者。轉身跪於分獻官右。

西哲西廡捧帛者。跪於分獻官左。進帛。分獻  
官接帛。贊引同唱奠帛。分獻官獻帛。卽帛授  
接帛者。奠於神位前案上。捧爵者轉身進爵。  
如進帛儀。此時司帛者移帛於案南。西哲移  
於案北。分獻官接爵。贊引同唱奠爵。分獻官  
獻爵。卽爵授接爵者。奠於神位前。先進五爵。  
捧爵者。每位前奠一爵。次進三爵。卽奠香案  
上。贊引同唱出笏。各分獻官出笏。贊引同唱  
俯伏。興。平身。贊引同唱復位。摩生偃摩。擦故。

樂止。各贊引引各分獻官。至原拜位立。執事者亦隨至。罇所立候。通贊唱行亞獻禮。贊引引亞獻官升階至。且爵受酒。並同初獻。但捧爵者一人。由中門入。贊引引亞獻官由左門入。唱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麾生舉麾唱樂。奏安和之曲。擊祝作樂。贊引引獻官至神位前。如初獻獻爵之儀。行禮訖。贊引引亞獻官。如前出。至原位。麾生偃麾。搦敵樂止。通贊唱行終獻禮。贊引引終獻官升階取爵。立執

事者。儀同亞獻。但麾生舉麾。唱樂。奏景和之曲。擊祝作樂。行禮復位。俱如初。惟執爵者不必出廟外。俱在廟內。兩傍立候。徹饌。麾生偃麾。搦敵樂止。通贊唱飲福。受胙。執事者設一席於廟中門外中雷前西楹之東。北向。贊引引獻官升階。於捲蓬東楹進。至所設席。南過西。就飲福位。席端朝上立。祝取正壇爵一。取復聖宗聖爵和之。進福胙者捧盤。立於神位之東。又令一執事取正壇羊。左肩胙。置於盤。

贊引唱升飲福位。令二執事立於獻官西。贊引引獻官至飲福位。祝與捧福胙者出立於獻官東。獻官西。二執事與捧爵捧胙者相對立。贊引唱跪。通贊唱衆官皆跪。贊引唱搢笏。獻官搢笏。祝跪於獻官右。進爵於獻官。贊引唱飲福。獻官接爵。祭酒。啐酒。奠爵於席北端。贊引唱出笏。俯伏。興。拜興。拜興。跪。搢笏。卒爵。西。傍接福酒者跪於獻官左。接爵捧福胙者跪於獻官右。進胙於獻官。贊引唱受胙。獻官

接胙。西。傍接福胙者跪於獻官左。接胙捧胙。由中門出。管門者啓行馬。出後復施。贊引唱出笏。獻官出笏。贊引通贊同唱俯伏。興。平身。獻官衆官皆同。贊引唱復位。贊引引獻官至原拜位。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各官俱拜訖。通贊唱徹饌。麾生舉麾。唱樂奏咸和之曲。擊祝作樂。執事者各於神位前。將籩豆稍移動。復立於原位。舞生直執其籩與翟。同司節者。在東。進至於東。一班舞生之首。在西者。



進至於西一班舞生之首舉節朝上。分引舞生於丹陛東西序立相向。樂盡。麾生偃麾。操敵樂止。通贊唱辭神。麾生舉麾。唱樂奏咸和之曲。擊祝作樂。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各官俱拜訖。樂盡。麾生偃麾。操敵樂止。通贊唱讀祝者捧祝。進帛者捧帛。執事者各詣神位前。讀祝者先跪取祝文。捧帛者跪取帛。齊轉身向外立。通贊唱各詣瘞所。正殿由中門出。四配十哲由左門出。兩廡執事

者取帛隨班出。通贊唱望瘞。麾生舉麾。唱樂奏咸和之曲。擊祝作樂。捧祝帛者過訖。贊引唱詣望瘞位。各贊引引獻官亞獻終獻官分獻官陪祭官至瘞所。贊引唱祝板一。帛一段。數至九段。待焚訖。樂盡。麾上偃麾。樂止。贊引通贊同唱禮畢。各官俱朝北一揖。回至露臺上。初獻官亞獻官分獻陪祭各官。呂次東邊西面立。專理祀事監禮典儀監饌各官。呂次西邊東面立。通贊贊引祝。北面。呂西爲上。

圓揖。如<sub>上</sub>公世子親奠。各官俱就東塾。起居奉賀訖。各官仍前序立於大門之外。圓揖而畢。

廟規

大人盛德。不嚴而肅。中材初學。入廟思恭。率惰慢邪僻之氣。日承祭祀。則瀆神斯甚。是雖演禮之所。未為對越之時。然安為故常。則莫之能改。茲所<sub>日</sub>習。夫進退之節。敬恭之容。豈可不戒。視成理。宜預為申紛。所有禁戢事件。

畧舉列示。靜聽鼓聲既震之後。各宜遵守。毋得<sub>二</sub>故違<sub>一</sub>。

計開

不許譁浪笑傲。

惟得言廟中公務。或違錯。或不<sub>及</sub>。更當虛公酌議。卒

刻釐定。若退有<sub>後</sub>言。非<sub>所</sub>日共<sub>成</sub>厥美。

不許<sub>二</sub>溷擾<sub>一</sub>誼諱。

不許<sub>二</sub>跛倚怠惰<sub>一</sub>。

不許<sub>二</sub>侮慢忿爭<sub>一</sub>。

不許<sub>二</sub>失伍離次<sub>一</sub>。

不許跳躍呼號

不許代庖越俎

不許作過遂非

不許棄職誤事

不許附耳傾斜在旁所言公之言之

以上諸款。如有犯者。監禮典儀等官。即刻糾

舉。勿致容隱。特示。

右榜諭衆通知

年月日示

衙門押。

舜水先生文集卷二十六終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陽九述畧

致虜之繇

中國之有逆虜之難。貽羞萬世。固逆虜之負恩。亦中國士大夫之自取之也。語曰木必朽而後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楊鎬養冠賣國。前事不暇。瀆言。即如崇禎

末年。搢紳罪惡貫盈。百姓痛入骨髓。莫不有時。日曷喪。及汝偕亡之心。故流賊至而內外響應。逆虜入而迎刃破竹。惑其邪說。流言竟有前途倒戈之勢。一旦土崩瓦解。不可收拾耳。不然。河北二十四郡。豈無堅城。豈無一人義士。而竟令其歿戈服矢。入無人之境。至此耶。總之。莫大之罪。盡在士大夫。而細民無知。徒欲洩一朝之忿。圖未獲之利。不顧終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責也。明朝。臣制義舉士。初

時功。令猶嚴。後來數十年間。大失。祖宗設科。本旨。主司。臣時文。得官。典試。臣時文。取士。競標新艷。何取淵源。父之訓子。師之教弟。獵採詞華。埋頭咕嚕。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窮年皓首。惟臣剽竊為工。掇取青紫為志。誰復知讀書之義哉。既而不知讀書。則奔競門閥。廉恥道喪。官臣錢得。政臣賄成。豈復識忠君愛國。出治臨民。坐沐猴於堂上。聽賦租於吏胥。豪右之侵漁不聞。百姓之顛連無告。鄉紳

受賂操有司獄訟之權。役隸爲奸。廣暮夜苞苴之路。朝廷蠲租之詔。不敵部科參罰之文。卞萌撫字之心。豈勝一世功名之想。是呂習爲殘忍。做餽糶糊。水旱灾荒。天時任其豐歉。租庸絲布。令長按冊徵收。影占虛懸。巨猾食無糧之土。收除飛洒。善柔賄無土之糧。敲骨剥膚。誰憐易子。羨餘加派。豈顧醫瘡。金入長安。蠹賊騰循。良之譽。容先曲木。屠伯叨阜異之旌。未聞贖貨有勾罷之條。惟見催科註陽

城之考。盜賊載途。惟工塗飾。蟲蝗滿路。孰驗災傷。夫如是。則守令安得不貪。繇是而監司而撫按。盡可知也矣。而佐貳而首領。更可知也矣。此見任官害民之病也。其居鄉也。一登科第。志切餽遺。欲廣侵漁。多收投靠。妻宗姻婭。四出行兇。子弟豪奴。專攻羅致。女子捨色。則多方委禽。田園遂心。則百計垂餌。緩急人所。時有事會。因爾無窮。攘奪圖謀。終期必濟。釘田封屋。管業高標者。某府某衙。訴屈聲冤。

公事至偃者。何科何院。曲直撓亂。白黑蒼黃。庇遠親。為官戶。擠重役。於貧民。事事貼賠。產已賣而役仍在。年年拖累。人已斃而名未除。官司比較未完。滿堂歡喜。隸役牌勾欠戶。闈室棲遑。仕夫循習。故常餽心民瘼。被害胥讒。弱慝沒齒。官邪魚肉小民。侵牟萬姓。問左吞聲。而莫訴。上官心識矣。誰何。饒財則白丁延譽。寒素則賈董沉淪。薦剝猥多。賢路自塞。此鄉官害民之病也。凡屬一榜科甲。命曰同年。

同門。繇其決擇取中。是曰門生。座師。輾轉親臨轄屬。是曰通家。故吏。又有文社甄拔之親。東林西北之黨。插足其中。絲紛膠結。其間豈遂無仁賢廉潔之士。總之一壺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一杯之水。不能熄車薪之火。而且儉壬機巧。競賞圓通。持重端方。咸嗤古執。圓通者塗附。古執者群離。必使一氣呵成。牢不可破。則小民安得不被其害。且幽冀充豫五省。苦於俵馬。驛馬。俵馬有孳生印烙之弊。驛

馬有恤馬需索等弊。江南有白糧糙糧粗布  
細布之弊。一經簽役。立致傾家。總來官不得  
人。百弊叢集。百姓者黃口孺子也。絕其乳哺。  
立可餓死。今乃不思長養之方。獨工培尅之  
術。安得而不窮。既被其害。無從表白申訴。而  
又愁苦無聊。安得不憤懣切齒。為盜為亂。思  
欲得當。曰為出爾反爾之計。繇前所言。謂之  
巧宦。語之曰趨炎附勢。門戶夤緣。則獨工語  
之。曰興利除害。禦災捍患。則獨拙。嘗之曰朱

提白粲。脫削肥家。則攘臂爭首。告之曰增陴。  
濟隍。儲糶桑土。則結舌不談。他如飾功掩敗。  
鬻爵欺君。種種罪惡。罄竹難盡。是曰逆虜乘  
流。寇之誣。而陷北京。遂布散流言。倡為均由  
均役之說。百姓既曰貪利之心。兼欲乘機。而  
伸其抑鬱無聊之志。於是合力一心。翹首後  
后。彼百姓者。分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  
其心既變。川決山崩。曰百姓內潰之勢。歆之  
曰意外可欲之財。曰到處無備之城。怖之曰



狡虜威約之漸。增虜之氣。且相告語。誘我之衆。且爲先驅。所且逆虜因之。溥天淪喪。非逆虜之兵強將勇。真足無敵也。皆士大夫爲之驅除難耳。若果逆虜兵彊將勇。足且無敵。彼江陰一小縣。不過靴尖踢倒爾已。雖內有儲積。而外無救援。乃猶慨然拒虜。閉城堅守。男子出戰。婦人饋餼。虜攻之。百道。半年始拔。闔城自屠。婦女嬰兒俱盡。而虜之驍騎。死於城下者。亦且數萬。其時南徐毘陵。吳興金閭。設

能各出奇兵。犄角此虜。其有隻輪北濟乎。奈何孤城獨抗。遠近俱靡。糧盡膽喪。而力竭無益也。細民不能遠慮。豈知逆虜得國之後。均田不可冀。賦役不可平。貪黷淫污。慘殺荼毒。又倍蓰於搢紳之禍哉。今雖悔之。痛之。無可爲也矣。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之謂也。

虜勢二條

奴虜種類。原自不蕃。先年李寧遠。且奴隸兒

子畜之。玩之。掌股使其長養內地。知我虛實情形。又加呂龍虎將軍名號。使得控制別部。狡焉啓疆。失於防禦。遂滅北關白羊骨諸種。益致披猖。又賊臣楊鎬袁崇煥前後賣國。繼喪遼陽廣寧。滋蔓難圖。然猶廿年。蹂躪三韓。燕雲屹然無恙。即曾兩入朔易山東。未敢公然盤踞。祇因流寇攻陷京城。慘殺文武。吳三桂愚騃。賢子失於較計。欲報家仇。勾引入寇。逆虜遂令三桂爲導。乘機掩襲北京。我人既

呂爲德。不復先事防閑。復曰南北中分之說。愚我滿朝文武。我文武處堂燕雀。倉皇不服。綢繆。又乘我四鎮之亂。并取河北江東。此時弘光初立。又非令主。倚毗者樞輔馬士英。勳鎮方國安。士英借台衡密勿之重。開西邸。呂賣官。國安總四十八萬之師。擁中軍。而作好大將。既係庸材。參贊都非佳士。僅逞魯莽之氣。誰知堵禦之方。遂致虜馬渡江。隻失不折。兩浙八閩。捲擻颶風。其時瑜已潛來日本。未

嘗目擊淪亡。興言及茲。目皆盡裂。奴虜之下  
江南浙閩也。本借西虜之兵。江陰亡失過多。  
賂償大費。周折西虜恃協贊之力。責報終無  
已時。滿部倚老舊之恩。恣行全無忌憚。責報  
者尚未盈其欲。恣行者有簡制之嫌。繇是外  
內之心。漸生乖異。八旗各有頭領。政每出於  
多門。一朝自相齟齬。瘡難補於百孔。而且老  
本有子女玉帛之樂。心所惡聞者。戰爭蠻子  
遂鹵掠谿壑之懷。意所圖全者。規避地方既

廣。防守自多。盡發滿虜。則滿虜有限。純用漢  
人。則漢人可疑。進退維艱。固難自決。初時內  
地殷富。一抄搶則盈千累百。是日鑽營入伍。  
近者民間財盡。極搜索。僅鎰銖升斗。因而厭  
苦。爲兵奉調發。則涕泗沾襟。聞鼓聲則心膽  
墮地。名城無百騎之守。省會少及千之營。盡  
是蠻子漢官。一味虛聲恐喝。今所防者。浙閩  
邊海而已。內地義師未敢突起。已自絡繹旁  
午。十室九空如此。其沿海諸營。甚至半年無

餉萬一忽有紀律之師乘間而起已敝之虜如何可支家家裝束輜重人人顧戀妻孥惟有長驅渡江而已雖有郎二省公忠愛民然一木難支地廈又且各虜久已疑貳事勢急迫滿漢終不相能此直浙之虜勢已盡在目中矣。

既得南京浙直則江右湖湘福邵延建一時騷動粵東粵西截為懸癭蓋廣信既下常山固守則虜兵不敢下南雄越梅嶺袁州復定。

湖湘驛驛則虜兵不敢出韶州度杉關馬病無可更伍虛無所補二虜若不面縛歸降惟有束手待盡故曰懸癭也如此則天下財賦之區一旦皆非虜有雲南即無他故僅足協濟貴州逆虜號令所行徵發所及者六省山西陝西四川之糧尚不敷漢中交城之用漕儲既絕太倉日空長蘆鹽法不行宣文稅課虛設今按宣文疑當作宣大其餘河南山東北直租庸有幾臨清南旺夏鎮盡成廢閣况官中燕賜

郊廟祭饗。百官俸料。軍衛月糧。邊關疑賞。軍  
前火藥。弓矢衣甲器械。一槩取給於此。而又  
加之。且士馬芻糧。唱籌何計。量砂點金。亦難  
指石。脫巾之呼。勢所必至。逆虜其能支乎。而  
且南畿江浙。勁兵逼臨。國藩從中而起。則八  
閩兩粵。奄爲我有。則虜之所防者愈廣。睢汝  
歸陳。蘄黃漢武。岳鄂襄樊。荆湖南北。許潁青  
徐。數千里間。處處須設重兵。大將少則不足  
以戰。多則力有不能。與前代漢趙秦晉之事。

時異勢殊。西虜及西北遼人。不利犒賞搶掠。  
而有鋒鏑死亡之憂。誰肯復應其募。掉臂而  
去。轉生內難。瑜謂虜國日困。一日虜糧日竭。  
一日虜兵日少。一日虜勢日衰。一日虜民日  
苦。一日虜心日離。一日萬萬不可復振。蓋謂  
此也。逆虜不北遁。不久必有圖之者。此幽燕  
遼陝之虜勢已盡。在目中矣。去年八月十四  
日。天日清明。但聞空中廝殺聲。人馬旌旗。歷  
歷可數。自己至未。外來者大勝。從內出者盡

滅飛血灑空。岐頭一鎮數百人。家家盡見。老幼俱見。其餘民謠。各處如出一口。曰天時人事合之。虜之敗亡必矣。虜既出口之後。萬分不敵。元朝應昌地廣城堅。水草美善。部落蕃衍。馬壯糧饒。且祖宗功德在人。人<sub>レ</sub>不忍背。逆虜事事不及蒙古。抑且壤地褊淺。海西毛鱗魚皮。今按毛鱗蓋毛鱗女直鱗鱗音相近窮寇中國。即不窮追。其滅亡可翹足而待。一應進取機宜。竒正道。路。今徒託之空言。不必預為宣洩。

虜害十條

婦人放衙參附

東人之害。自江呂北至南京。

沿海有防邊養兵藏匿接濟之害。

近海有造船幫土值匠之害。

簽發舵梢之害。

內地有簽流船料搬運木植之害。

省會近城各郡。有放債舉息買官附營之害。

仕宦有配發上陽堡寧古塔之害。并入旗

披甲之害。

買官但計得錢。不問色目之害。

打老鼠之害。

拆房屋之害。

何謂東人。奴屬遼東諸人。先將童男女狡  
獪者。或婢妾之屬。出之於外。虛詞哀哭。乞  
人家收留。或傍於左近空房門廡止宿。或倩  
人做媒鬻賣。覘知既有著落。或數日。或數月。  
近者一二日。遠者年餘。其人來認。聲言捉獲。

誣。官誘逃。拐帶僮婢。歷歷招承。但凡干涉滿  
州。官司聽其指揮。無敢違抗。其家立破。如其  
欲而後止。更有串同人家。舊役奴僕。合詞拐  
騙。本人無處稱屈。隣佑不敢證明。是官無良。  
奴婢挾此縱肆。上下無等。最可痛傷。  
何謂邊防養兵。沿海營伍。官防邊。為名。一  
月半月。徼巡一次。便須附近民家打火。所過  
之處。趨承供應。臨行并其雞豚畜產。罌粟壺  
漿。一緊傾倒。擔負而去。甚者掠人床帳衣被。

鐫釜器皿。是日近兵處所。二三十里之內。每日黎明。便將各物。搬入山僻。豐草箐篁之中。但留破釜竄器。在家食用支應。其營兵半年無糧。編派民間分養。既有魚羹酒飯。復索雞肉菜茹。貧者兩三家。派供一日。稍可者。日逐坐養一兵。貧民半菽不飽。情何堪。既已養之。仍要活其妻女。不敢不從。若有一家殺死兵丁。誣曰謀逆。則闔村洗蕩。不得已。忍辱忍氣。不敢輕舉。

何謂藏匿接濟。義兵登陸。素與虜人飲博歡呼。結盟交託。途遇問訊。毫無嫌疑。義兵在船。除魚鮮外。其餘醃醬菜蔬。酒漿肉食。布花絨。苧。自須市之。鄉人米糧亦徵取。民戶油麻竹木。事事須之。陸地其欲紮詐鄉民者。便指曰某窩藏山海寇盜。某家接濟海賊。需索既遂。官司亦不根究虛實。關造船幫工值匠者。海口造船。并派近海居民幫工。舂庠牢鑽匠作飯食。更須民家承值。名雖官給米銀。百姓



不勝擾害。今歲造船。明歲又須修船。修而復爛。爛而復造。何時底止。窮民何日聊生。簽發舵梢者。農田之家。本來不諳水利。或時內港小舸來往。豈堪出海撐駕大船。奸人妄報某某堪作舵工。某某可充水手。其人心不願行。勢必重賄營脫。既簽之人。不論家口多少。著落本村。公保便終年贍養。又要朋汎舵梢辛力銀兩。窮民有屈難伸。更苦者。簽派船料。搬運木道。小木猶可十

人或數十人。足已舉之數。日便交割。訪知某家。山有大木。堪作舍檀。舵明大小桅木者。不論遠水十里百里。一筆號取。曰某衙門官用。濕松桅木。非千人不勝。次者亦數百人。而後舉。勞苦一日。或曳十里。或曳里許。逐晚止宿樹傍。不顧豺狼虎豹。儻有奸人傷損。賠累必致傾家。何處催募千人。知於何日得赴深水。不幸有一巨木。闔境受其災殃。又且所過之處。墳塋禾稼。一踣俱平。利害如斯。其家安得

不重賄管免。管免之後。仍復不許砍斫損傷。日需後用。其人明知後累無已。權且醫療。眼前。徃時袒瑩喬木。日爲廢庇美觀。今惟祝其速爲枯朽。子孫猶得延生。

省會郡城。有放債舉息之害。買官掛名之害。訪知其家殷實。誘日買官。或有官事牽連。勸令附著管頭名色。始初亦甚有效。一時狐假虎威。凡屬酬謝餽送。叩見贊儀。衙門犒賞。一切代爲料理。不須私囊見一錢。於是高低

上下。成羣結盟。管家厮養。扣合一夥。大哥兄弟。稱謂親親。酌酢徃來。酒盃捷捷。年深月久。一一堆積。子母盤算。囊橐俱空。或日多餘銀錢。委託牛息。他如急切借貸。倍稱難償。拴鎖鞭篋。爲過期之利息。出妻獻子。作別項之添頭。其軟局坑人。有如此者。

京官外任。有配遣上陽堡寧古塔之害。旗下披甲之害。初入旗下。各投座主。既欲得官。復索見錢。有人招認應發。俱名京債。官纔到

任。債主隨臨。百事未遑。先要理完本利。自非貪酷。其錢何處得來。或託本管幹辦。別處設法。那補京債甫畢。又須遣人入京叩頭。送禮謝薦。漁獵所得。僅僅供給恩主恩主。瑜謂逆虜之畜。漢官曰漁民也。譬之漁人畜鸕鷀。只取魚。謹其繇。啖放之中流。陽喬小鮮。充其口食。巨魚力舉。扼其吭。而攘之。攘而復放。放而復攘。循環不休。斃而後止。或者犯贓發覺。或者隨坐作姦。動輒配發。上陽堡寧古塔。奧援

有力。入至旗下。披甲充兵。官職極尊。亦自編入營伍。此時無錢營免。必須荷戟差操。較之。明朝遣戍。前代貶竄。統體不同。相去懸絕。即如輸作城且。尚為過之。此輩亦名縉紳。不知何樂於此。而蒙面喪心。其為人役之如此者。倡優奴僕。輿臺丐戶。法所禁錮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而有錢可自身致青雲。逆虜猥亂中華。憲網掃地。不拘色目諸人。有無過犯。輸

錢皆可買官。或十人五人。朋買一官。發場傀儡。推一人出色。官資多寡。諸人炤分均攤。或諸色賤役人等。入在旗下。或乳母閹官之家。承應。視其口舌便利。活動小心。有意營謀者。認定幾千幾萬。不論道將大小。隨缺。輒討一官。朝為僕隸。暮列冠裳。昨日俳優。今朝弁冕。倚託恩主。勢燄憲司。一體施行。凡屬此輩。得官。比常更加察察。心恐他人輕慢。無端作福作威。凡係同僚屬官。更須留意周摯。分外小

心。若非良心盡死。廉恥盡喪。豈肯狼藉至此。士風何恃而不壞。民生何恃而不窮。醜莫醜於打老鼠。滿營婦女。靚粧艷服。三四成羣。聯袂行遊。市廛酒館。無有不到。或取幣帛。或貫酒殺。所值數金。一文不與。但曰今日不曾帶得銀來。算該你銀幾兩。你看那位。孌孌標緻。揀一位。打個老鼠罷。打老鼠者。淫媾也。若與理論。或索還原物。便稱調戲。反行喊叫。非魔非憂。任其勾奪。業在市肆。又不得不開列

營生源源若此。何門控訴。

慘莫慘於拆房屋。翬翼烏衣。高門大第。有無眷屬。任意鳩居。出入啓閉無期。飲食喧囂無度。初時僅止廳事。日漸沿入深閨。閤閤門楣。立見一時狼狽。窗櫺墻帶。必令四面通穿。殖殖其庭。廣堆芻糞。有覺其楹。專繫馬騾。此猶其小者也。必使外內無別。百道宜濇。少不遂心。構成大逆。又且借居停之好。多生枝節。無窮嫌釁。盡起於日夜盤桓。是日縉紳巨室。

反就鄉舍村居。本宅欲圖別賣。又無售主。乘其遷移代去。自行拆毀。棟梁桁柱。拆作柴薪。甃石連甍。委之糞土。數千金拮据而成。數十金零星而盡。毀拆之後。數月便長蓬蒿。一望蕃蕪。忝離傷感。至於邊海房屋。借窩藏奸。細名色務。使家家壁落穿通。一則便其搜索財物。一則婦女無所隱藏。諸凡所爲。何慘刻之甚。

奇莫奇於趙固山之妻。日婦人放衙參。

凡遇有事。高座堂皇。開門唱贊。標屬長隨。排班參謁。拘提管責。發放施行。有時出外遊觀。或者親屬燕飲。飛黃熠熠。車馬軒軒。列騎衛行。前驅警道。霜戈耀日。赤幟緋雲。儼然一雌固山也。虜人之綱紀如此。

其餘奸淫萬狀。科派百端。又其罪之最重者。然一部十七史。無處說起。故反闕此二項。他如既納民丁。復輸鹽竈。一人兩役。朝暮值官。見事風生。吹毛索垢。牧養生芻。遇

物攘奪。大兵所過。四出騷擾。指稱奸細。搜搶株連。處處皆然。人人飲恨。雖民間冤慘號天。然無力俾離水火。又苦筆力短弱。不能繪監門之圖。播道州之詠。奈何。

滅虜之策

滅虜之策。不在他奇。但在事事與之相反。彼曰殘。我曰仁。彼曰貪。我曰義。解其倒懸。便已登之衽席。出之湯火。斯為沃之清涼。則天下之赤子。與天下英雄豪傑。皆我襁褓之子。同

愛才先生集 卷二十七 十九  
氣之弟。安有不合羣策。畢羣力。呂報十七年  
刺骨之深讐哉。逆虜雖有神謀祕策。亦無所  
再施。况黔驢之技久窮。山鬼之術盡露。全爲  
百姓勘破。毫無足懼。故知一敗塗地。必不可  
支也。彼之所。呂能據我中國者。原乘我民心  
之叛。而用呂張其威。所。呂到處望風潰散。未  
嘗一戰而已。竊取天下矣。今百姓之叛虜。更  
十倍於前日之叛。明而民心之思。明更  
百倍於前日之望虜。何。呂知其然也。已亥年。

同國藩入長江。南京尚未下。兵律尚未嚴。而  
江右江北。斬黃漢沔。已雲合響應。翹首而望  
時雨。即家室妻孥。軀命事事可捐。而惟望  
大明之光復。民心之迫切。亦甚可憐矣。儻能  
不燬其家室。不污其妻女。不戕其軀命。民心  
之愛戴。不言可知矣。瑜身在行間。親知而灼  
見。日與各處士大夫相接。已自與耳食。而塗  
說者不同。况瑜又拳拳懇懇。夢寐飲食於此  
者哉。有人焉。果能。呂仁義之師。過之。枕席之

上。而又雷厲風行。譬則鼓洪爐。日燎毛。決衝波而漂炭。咄嗟而辨耳。然而萬有一慮者。即日已亥之秋之故也。攻城不能拔。而去之。如棄敝屣。使天下戴香盆。供餽餉之父老人。受毒痛。海上之師。恐不復取信於天下。然國藩入江之初。有識者已先策其必敗矣。今若議定。下手喫緊之處。更其絃。易其轍。威之。日武附之。日文誅其殘賊。綏其士庶。玉帛無所貪。子女無所幸。而又號令嚴信。處置得宜。則垂

絕之百姓。忽然更生。民情鼓舞歡樂。何如也。既信而樂之。則數郡之後。遠邇歸心。東征西怨。傳檄而定矣。彼即不量其力。欲與我抗。譬之。日卯投石。日指撓沸。至則糜爛爾已。何能有幸哉。前日南都之敗。乃閩師之自潰。非虜能勝之。亦何得藉日為口實也。即如時俗之見。謂虜弓勁。騎勇。何日當之。此未知戰者也。騁檀車於平原。孔道。則飈馳電逐。遇五尺之坑。則忽然自陷。轉圜石於高山峻嶺。則雷擊



霆摧入尋常之谷。則頽焉不出。理勢然也。今江南多河塍溝澮。無成列之道。則馬不得馳。我取敵於數百步之外。敵射我於數十步之近。則箭無所用。即與比力較投。猶曰我之所長。攻彼之所短。况我熟其山川。審其要害。據其形勝。結其豪傑。得其民心。鼓我士氣。又且出奇無窮。從天而下。雖有烏獲。不能奮其力。雖有神鬼。不能測其機。是惟有不戰。戰則必勝。萬萬無疑也。彼逆虜不走不降。則釜中之

魚。惟有焦灼而已矣。若順治不死。取之較易。惜今亂離紛雜。恐江北已致分崩。軍志曰。天道後起者勝。今有其時矣。兵義者王。今有其勢矣。孤臣飲泣十七載。雞骨支離。十年嘔血。形容毀瘠。面目枯黃。而哭無其廷。誠無所格。申包胥其人傑也。能感動讐仇之秦。烏之出。五萬之師。統之曰。三大將。閱國歷都。復既亡之楚。不失尺寸。况此時秦楚歲歲構兵哉。故曰。包胥其人傑也。彼獨非人臣哉。瑜覲顏視息。

能無媿之哉。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立功成名，聲施萬世，未有易於此時者也。時乎，時乎，遇此千萬年難遇之期，而棄之，輕於鴻毛，吾謂智者之所不為也。仁者義者之所不為也。有志者之所不為也。亦甚可惜矣。目前數款，名曰述畧，述者記其行事，無有粉飾文致，畧者具其梗槩，不能委曲周詳，誅惡者法貴從寬，執筆者理宜存厚，况乎鬼蜮曖昧，敗俗傷風，事難直書，須敦大體，又且

年來酬應既寡，聞見日踈，年衰善忘，轉眼遺忽，偶追昨事，數日難尋，一時欲歷叙精詳，其勢不能捷得，是日掛一漏百，畧述大端，然已髮上衝冠，罪不容戮矣。賢契幸為存之，他日采逸事於外邦，庶備史官野乘耳。

辛丑年六月望日，明孤臣朱之瑜泣血誓  
顙拜述

舜水先生文集卷二十七終



